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从川中腹地资中人伍来到云南，当时入滇是从成昆线到云南的。后来从云南回故乡时，多次经昭通、宜宾再到资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昆明至资中还没有高等级公路。进入昭通，公路入端，弯多路窄，有的路段是弹石路，经常会遇上堵车，得四五天时间才可以到达。尤其是冬天，盐津豆沙关、大关、昭通，天寒地冻、翻山越岭，弯多又急、早晚结冰，常常堵车且事故频发，一路上，心情紧张，心里发问：会不会遇上事故？会不会遇上堵车、封路？尤其是车到陡峭的石门关，停车休息时仰望着对面高耸入云的石崖，不免感叹：通过高铁、航空实现全国特大城市4小时经济圈。即将扩建后的水富港，将成为云南省内陆港口，公路、铁路、水路无缝对接的主要枢纽，长江第一港口直接通达重庆、武汉、上海……

我们采风团一行，从昭阳区出发到镇雄、威信、绥江、水富，看到乌蒙大山宽阔的六车道高速公路，穿越悬崖险峰和一座座巍峨壮观的桥梁，一条条钢铁大道纵横交错，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没有一个人不赞叹。昭通以一往无前的磅礴之力，抒写了昭通建设的奇迹。每到一地，昭通人都满怀喜悦之情，自信地告诉我们，是大道昭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今年9月，昭通市委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庄严承诺：进入“十四五”期间的昭通，将实现县县双高速，县县通高铁，公路、航空、水运融合发展，新建12条高速，总通车将达1600公里，实现高铁里程近1600公里。全力打造滇、川、黔、渝区域重要交通枢纽。建成千亿级绿色能源及制造业产业集群、千亿级绿色食品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现代服务产业集群，300个脱贫致富示范乡镇，300个精品示范村，3000个美丽乡村庄，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全覆盖，高水平建成昭通中心城市超过1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

2019年12月，高铁开进乌蒙山，通往镇雄、威信。今年4月27日，云南省委常委班子乘坐“和谐号”高速列车，往返行程千公里，到威信“扎西会议”旧址开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现场学习体验活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洗礼。这是过去想办而办不到的事，



我的诗画小院

贾来发

我爱这个小院，来的亲朋好友也喜欢。一进门，都说这院子是花草小院、特色小院、文化小院。浓浓的诗情画意，处处弥漫着诱人的文化气息。

是的，这个小院，因了我的到来，更因为我的打点，才逐步转型了，变了样，成为我精神的乐园。我初到时，小院也有树、有花，但都不称意。我仔细打量，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对，小院虽美，但缺少文化的渲染，就像一棵没有灵魂的树。于是，就思考着如何营造和布局。

起先，我是从拆除一个破败的亭子而拉开小院改造的。我把小院周围的围墙适度加高，并对内外墙体进行了重新粉刷。在主房门前的空地上，我还特意砌筑了一道照壁，前后放置了网兜的石缸。两个石缸，前方为方而后为圆。一方一圆，倒也契合了内圆外方的寓意。这两个石缸，均为砂石造就，牢实着呢。缸里灌满清水，每日里照得见过往的太阳月亮，还有，天天前来打交道的白云蓝天。

照壁两侧，各置一米见方的花盆。里面栽了树，高过人头，一树浓荫就罩了地，落下盛夏的阴凉。沿墙右侧和前面墙壁下方，是先前房东砌好的条状花坛。虽然有些陈旧，但保持还算完好。

我为省钱，姑且不动。其间或栽山茶、或植米兰、或培青葱，反正能栽尽栽，不浪费宝贵资源。而左侧却是搭了架的车棚，但我却不停车，想留作他用。

等小院砌筑、粉刷、栽种完毕，我就迫不及待地推进小院的文化打造。因为我在文化部门工作，加之我热爱诗爱文藏书，有人称我为“诗人”，我也就姑且当之。但文人总得有文人的细节，文人之家也总得有文人之家的气息。在营造小院文化中，我是动了脑的。比如，在正对大门的照壁上，我全都画上画，题上联。照壁内墙画的是牧童青青牛风筝图，外壁画的则是振装批丹图。画之两侧，又各写着两幅对联。前面照壁因为正对东方，加之我搬家入住时，正值早春，我便借春之气息，用带露的朝霞在墙上写下了“门开迎日出，擂鼓待春来”的喜庆联语。后面的那副，写的是“启后犹开新气象，承前不改旧家风”的七言楹联。于我而言，要开新气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知道。但

磅礴乌蒙变坦途

郑明

有梦想不能如愿的事。

这些年，昭通交通情况的快速发展和蜕变，是在一代又一代昭通人的努力下，到“十三五”期间迈入了发展快车道，进入了交通先行，以高速公路为引领的综合交通建设的“黄金”时期。“十三五”期间，昭通五年共投资1658亿元，每天几乎1个亿投入到交通基建上，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力度。五年时间打通了出滇入川进黔11条大通道。2021年年底通车近900公里高速公路，实现了全市11个区县两小时交通圈。现在的昭通高速公路位居全省前列。随着成贵高铁的建设，镇雄、威信迈入高铁时代。

除了高速公路和高铁，昭通的航空也架起了与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成渝地区，以及全国大部分特大城市的“空中走廊”。2021年7月20日，昭通机场迁建工程开工，预示着未来的昭通更加便捷；通过高铁、航空实现全国特大城市4小时经济圈。即将扩建后的水富港，将成为云南省内陆港口，公路、铁路、水路无缝对接的主要枢纽，与高峯

人云，无边无际的崇山峻岭交相辉映，像一幅幅巨型水墨画，千古一脉，宏壮辉煌，磅礴乌蒙美不胜收。昭通的“穷山恶水”和偏僻贫困，曾经牵动了多少领导人的心，为民众的脱贫致富而竭尽全力。

1995年10月6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冒着蒙蒙细雨，沿着泥泞崎岖的山路，来到云南最贫困的海拔2000多米的昭通地区，走访宁边山村贫困人家。

在朴实憨厚的彝族汉子杨长才家，朱镕基拉着他坐到火塘边的木板上，在这低矮、阴暗的茅草屋里，朱镕基呆了近20分钟。他和夫人劳安将身上所带的钱全部留给了杨长才和另一位农民，留给了宁边这个贫困的高原小山村。

第二天上午，朱镕基在昭通发表重要讲话。昭通地委、行署负责同志在汇报中陈述了争取内昆铁路复工建设的理由。内昆起始四川内江，穿越昭通，终点昆明，本应是一条富民大动脉，然而因文革等各种原因，铁路修建历尽沧

桑，长达30多年而未修通。朱镕基一边倾听着汇报，一边在地图上查看内昆线的地理位置和走向。他说，昭通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交通不方便，97%的山区交通闭塞，而且是高寒地带。因此，中央和地方要共同来解决昭通地区的交通问题。路不通，昭通就无法富裕起来。应该尽快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准备工作，赶快修通这条路。

1998年3月，铁道部、国家开发银行等部门组成专家组，对内昆铁路进行现场调研，内昆线终于进入再设计阶段。1998年6月26日，内昆铁路水富至梅花山段工程全线开工。2001年9月，内昆铁路全线贯通。地处乌蒙山区的昭通，告别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十三五”期间，昭通大力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周边四川、贵州的一些州(市)和(市、区)形成了高速公路网络，乌蒙山区的路途不再艰险和难行。1995年10月，新华社发表的长篇通讯《乌蒙行路难》，昭通道路的困厄已经成为过去。

交通兴则昭通兴。昭通人自信地告诉我们，如今的乌蒙大地沧海变桑田，昭通苹果过去埋在深山无人问，自产自销，现在80万亩的昭通苹果远销全国各大城市，这叫“天赐冰糖心，乌蒙神奇果”，成为“品天下苹果还看今昭”的著名品牌；过去的穷山恶水，如今变为走向富裕之路的富山富水。今天的昭通有了巨型的水电站三座：白鹤滩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创造了世界水电发展史上的若干个“第一”。世界单机装机容量第一的100万千瓦白鹤滩水电站，一号机组已并网发电，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从金沙江顺流而下。巧家、永善、绥江、水富等高原山区农业县，高峡出平湖，一跃成为山水碧波的观光城市。金沙江沿岸，已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绿色能源基地。

磅礴乌蒙变坦途，给昭通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昭通潜力巨大，希望巨大、发展更巨大。昭通的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元月19日考察昭通的嘱托，将会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创造更新的奇迹。

吴远之的远方

戴荣里

惊闻大益集团董事长吴远之先生突发脑溢血去世，我一下子愣怔在那里。入冬以来，接连几位和我年龄相近的文化人去世，因为和这些文化人是直接或间接的朋友，内心深处的波澜起伏不定，让这个冬天变得愈加寒冷了。

相识吴远之先生，是去勐海大益茶厂参加茶文化论坛会议。在参观了大益茶厂的几个生产车间之后，在一次品茶会上，我与吴先生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流。吴先生显然是深谙文化之道与经商理念相结合的儒商。这次交流，他的博学，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吴先生文质彬彬，睿智的双眼，优雅的谈吐，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里，夹杂着海南人的口音。吴先生经商伊始就出手不凡，收购了濒临倒闭的国营茶厂，组建了大益集团。早就听闻吴先生对茶道哲学的推广，非同一般茶商。大益集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合作，支持这些大学的师生，分别对茶道心理学、茶道美学、茶道哲学和茶道历史学等进行研究，让茶文化不止于民众精于乐道的学问，也成为高等学府宽泛纵深研究的理论。吴远之先生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引起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

伊是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者，在吴远之先生的帮助下，每月一期的哲学家讲座和茶道哲学研究所的公众号文章，不断推出，吸引了大批茶商、茶文化学者和后起之秀的参与。谈及茶文化，说到大益集团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伊常常对吴远之先生称赞有加，认为远之先生对茶文化的研究可谓独到独特，成为一脉滋润茶香清泉。大益茶文化，在远之先生那里，不仅得到工艺上的弘扬，也得到文化上的传承与拓展。

得益于伊的研究，我与其去大益集团在北京大学东门处设置的茶道研究院喝过几次茶，聆听了徐学院院长等人的讲课，知道大益集团自组建以来的诸多创业故事。远之先生是实业家，但是一来有情怀、有理想、有远方的企业家。远之先生构建了丰富的大益茶产品体系，也为大益茶和中国茶道文化的研究，描述出一幅远大的图景。每次与吴远之先生交流，总能有所收获。他的谈吐轻松自然、举重若轻，如谈他的著作一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远之先生的帮助支持下，中国茶道哲学、心理学、美学、历史学研究，方兴未艾。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纷纷面世，让中国茶文化的理论探讨向深度、广度发展，吴先生不愧是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文化专家，他不仅扶持培养了中国茶文化的专家，也通过深耕细作，培养了一大批传播茶文化的学生和茶商。在北京大学东门旁的茶道研究院，这里有面向社会开放的茶道培养体系，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学员不仅能学到精细的茶道技艺，还能接触到地道的国学传统。在大益茶道院喝茶，大益茶文化的气势恢宏、品茗典雅之态，会给观者留下美好印象。

第一次见远之先生，他就签名赠送给我一本厚厚的茶文化著作，在这本著作里，我能清晰读到一位具有家国情怀和强烈文化责任感的企业家那颗怦怦跳动的心。接受赠书的当夜，我就读完了吴先生的那本著作。逻辑脉络的清晰、语言叙述的亲切，禅茶故事的精到，让我对这位企业家心怀敬意！我以为侃侃而谈的他，一定会大我若干岁，一交流，方知道他竟然小我两岁。这位兄弟啊，无疑是中国茶道文化研究的领头人。此后，在北京大益茶道哲学研究院，邢蕊女士又赠送给我几本远之先生的大作，从茶叶加工到禅茶的由来，从茶商经营到当下茶文化的城市推广，几乎在吴远之先生每一本茶文化著作里，都能读到远之先生的睿智之语。远之先生的眼光是开放且深远的。从他对大学茶道文化的扶持性研究，可以看出一位具有战略性眼光的企业家高超的布局。远之先生深知，对文化的培养，需要潜心细致的功夫，需要向着远方目标的膜拜。远之先生所拥有的远方，是大益集团的远方，也是中国茶文化未来发展的辉煌导向。远之先生把企业经营与文化构想完美结合，把茶文化的拓展与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而精心构思，实现了一位儒商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责任担当。

记得有一次与吴远之先生交流，得知这位文化大咖，竟把文学事业看作大益集团不可或缺的一支劲旅，他谋划专业作家陈鹏先生创建了《大益文学》，并积极向我推荐了陈鹏先生和他所编辑的《大益文学》。看到一本本厚厚的文学杂志，我向吴远之先生——这位作家们难得的知音表示感谢。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很少有企业家会深刻地察觉到文学给予企业的厚重力量。从吴远之先生对文学刊物的态度，能让我感受到，远之先生心中的远方与作家心中的远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一个月前，长我一岁的传统化学学者张耀南先生，抱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张先生对《碧岩录》的解读和他对中国禅茶文化的探索，让我叹为观止。张耀南先生的去世，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如今，吴远之先生，这位茶文化学者又猝然而逝，真让我悲痛欲绝。远之先生正值事业辉煌、宏图大展之际，这样一位文化英才猛然离开这个世界，真让人解他的入十分痛惜。远之先生的远方，成为后继者探索的旅途。

今天恰逢冬至，惊闻远之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已没有吃饺子的兴致；在一个人的饭桌上，点的菜，我也无心动筷子。我在想，为什么这些优秀的学者纷纷离世，正是因为他们责任担当和热衷于思考的习惯，让他们每天忙于工作，使自己的身体得不到更好的休整。逝者西去，也许是生命的无奈。我祈禱，天堂中的远之先生，定会以他和蔼的灵魂、博大的胸怀，继续护卫大益集团创造更多独到的茶文化品牌，让中国茶文化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江水谣（组诗）

段爱松

归

第三纪遗失的钥匙
为第四纪冰期打开了门
青翠手指，晃动钥匙影子
江水发出一连串疑问
日与夜，在交替处等待
壳杉和三尖杉指向天空与远方
枯死的叶落，回归流水和泥土

盼

雨水浸入山地，寻找它的祖先
每一滴，都是敲打过天堂的金属
这些响亮声音，被水流收割
滚滚朝前，像大地反乌的语言
它们遗留子嗣，偶尔被阳光翻晒
在独龙江雪山峰紫色的果粒之间
等待解开，忧郁的谜

隧道

贯穿隧道的机械之力
也贯穿我的想象
通往孔当的道路上
碰及，另一股淫猎之力
像坍塌的山体和打包的骨朵
滚滚朝前的巨大城堡中
惊起一头羞涩小兽

抵达

丈量双脚的绿
顷刻碾过车轮的红
穿梭梦境，默默盛放的紫
没什么能带得走：
山顶的落雪
长满皱纹的水花
以及，闷声不响的河流

有一滴思绪在梦里

贺君

回到故乡

在暑气正盛时回到故乡
月光倒映着单薄的乡思
接待我的是幸念一生的乡音
仰望满眼星空
对故乡的爱变得更加纯粹
抚摸一池月辉
抚忆与遗忘中的事
从星河里洩回
将我的心境一一围住
我要对村庄的每棵树都付出真心
我要对每一块丘土叙述这些年的情感
五岁的侄儿哑哑问我
伯，外面有萤火虫么？
我变得木讷与无语
是谁走进了谁的故乡
如果此时还有人为我讲故事
那个人一定是母亲

昔归断想

张伟锋

一
在昔归，看水流
听涛声。在昔归，我思想着我的存在
抵达过永恒的人，请告诉我——
我送走的水，会在何时抵达太平洋
它们是否还有，可以辨别面目
满山的茶园，以植物的属性
勃勃生长。在灼热的天气
我游走古人背不走的土地
往事成风，岁月筑家。在人间
此刻陪伴我的，是迥异于任何时空的
崭新的面孔

二

几年前新盖的茶叶初制所
几年后，已经有斑斑的痕迹。我那时
在江边遇见的孩子
此时，应该长大成人
昔归这个望江而建的村子
是他永恒的故乡。但在他这个年龄
最大的梦想，便是离开这个地方

我在静立的瞬间

想起那个遥远的早晨和黄昏
想起那个衣襟纷飞的自己。我那时的年少
正被现在的少年，穿在身上

风物

我不知道，山上有多少植物
如果每一种说出一句话
江水会淹到哪里？
我不知道，山上还有多少动物
如果每一种离开这里
江水会退回雪顶？
但我知道人类，从来都奔跑着一万座山的力量

行路

车行一段
滚石夹杂流水，便落一段
有时候
石是石、水是水
更多时候
流水石头浑然一体
像漩涡下，深不见底的鱼

水

我更相信
它们，是石头变来的
或湍急或平缓中
没人指得出一个确切位置
安放瞬间翻腾：
它们有着人鱼面具
也有着铁石心肠

石

跟从江水奔跑的
最后成了沙粒
看着江水流逝的
最终成为大山
只有这些毫无目的的石子
在阳光下
自己随自己玩

在别人的城市 想一些感恩的事

是泥土让庄稼教会我感恩
关爱身边的人吧！
这是我从故乡带到这个城市的习惯
虽然，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
做着了心就坦然
比远方更远的
是我童年流放的那片牧场
想城市花园裸着的泥土都有温度
每一朵花都是自己的亲人
那么，你才不会孤单
轻松、安然、无虑……
才会抱着疲惫的身子入睡
在别人的城市想一些感恩的事
你的心开始在这个城市滋长乡魂

遇见他，就像遇见已经被认知的自己
和未被揭开的部分

三

我怀想着远方，天地高远
海水浩荡。我没有任何消息
需要带去远方
即便大海上没有一个人
我也想去那里看一看——
请接纳我这个无端的念想
总有美好指引我们向前
在谷底奔腾的澜沧江中
最欢快的水滴，来自于世界的何处
请按梦的轨迹
回溯我出发的时间和地点

雲南日報文學獎
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屆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